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⑧
主編 張曼濤

大乘佛教之發展

(大乘佛教專集之一)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⁸⁸
第一〇輯 八

大乘佛教之發展

(大乘佛教專集之一)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臺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 乘 文 化 出 版 社

地 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電 話：七 一 一 一 七 四 四 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換。

編輯旨趣

一、大乘佛教的成立和發展，就人類思想的發展史來說，它等如第一次人類思想的大革命，第一、它否定了神的超越性與主宰性。人，是可以與神平等的，甚至它把人超越化凌駕印度神羣們之上，人一旦成佛（覺悟者），神反過來還要皈依佛了。這是第一個把「人」的觀念提得那麼高，並且是人人平等的，沒有天才、沒有特殊，只要人願意去自我修養、自我開發，人就可以直接達到此層境地的。這與儒家的聖者觀念不同；早期的儒家「聖」者是天縱的，就連孔老夫子這樣的人，都不敢自己稱聖。而且「聖」亦只能體天心順天意，並不能等如「天」，等如「神」。它的最高觀念仍不是人自身，而是人與天的合一。天，仍在人之上，人要盡力去達到與天的完美一致。這在某種觀念方面來說，它仍是把人向外推的。從自然法則中理出一完美觀念，然後希求「人」達到此一法則的完美。這與大乘佛教從自覺的內在起，當下自立完美基準，自承一切，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它徹底否定了人類的自私性。私，是罪惡

的起源，如果人性中的貪、瞋、痴去掉了，人，就相當完美了。它開出一種「菩薩道」，要人如何去學菩薩；學菩薩，就要犧牲自我（私我），和尋求智慧，以自己的智慧去觀察一切、體驗一切，一舉一動都出乎自己的體驗和實踐的判斷，不是由外力來壓服，或樹立一權威觀念，脅迫自己去完成。第三、它重視客觀規律的必然法則。空去主觀的執著，所以在哲學理論上，它講的是緣起性空，否定以任何思想，或強設觀念，加諸一切事物的真實性上。存在事物的本質是什麼就還他什麼，不容許人自己製造意象加蓋上去，然後再來指鹿為馬，表示自己真實的認識了這個世界。從理論到實踐，或從實踐到理論，它都具備了相當完整的體系。這在世界的宗教史上，或哲學史上，很難找出這樣一種革命性的哲學宗教。說它是哲學宗教，只是一種「智慧宗教」的意思，不是硬要用「哲學」二字來表顯它的。本書之稱爲「大乘佛教之發展」，意即希望從歷史的事實過程，讓讀者們對它有一較真實的認識。不要再停留在傳統佛教裏的傳述觀念了。

二、在本集中收錄了許地山先生的一篇「大乘佛教之發展」，這是相當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許先生雖是研究宗教史和宗教學的，但他對佛教的鑽究有多大的功力，一般人並不知道，特別是他的名氣，建立在廣泛讀者心目中的，只是一位文學作家，而不是一個佛學的研究者；因此，他這篇論述一出，竟令人驚服他有如此深入的功力。只是非常可惜的，他這篇論文並沒有

完全完成；我們從哲學評論找來時，翻遍了所有的有關資料，他在該評論只登了七期，文末並註明了「未完」，顯然他仍有續稿，而從全文的內容來看，他是在有意完成一本專書的。可是續稿沒有看到，他究竟打算寫到什麼地步，寫多少字數，無法臆測，就現在已發表的來看，他已經有了七萬多字，具備了一本大著的架構。在這樣的情形下，不能得覩全豹，自是遺憾。但以許地山先生的成就和學望，若因論文不完整就將之擱置，似乎比看不到他後面的續稿更加遺憾。因此，在珍惜一代學人的遺文，即使只是半篇，我們也要特別收錄進來。何況此文對大乘佛教初、中的發展，已經敘述得相當細詳。就是到此為止，續稿亦可以說獨自成篇了。幸望讀者勿因其未竟之功，就輕易置之，而不予深讀也。

大乘佛教之發展 目錄

| | | |
|---------------|-------|-----|
| 大乘佛教導源 | 印 順 | 一 |
| 初期的大乘思想 | 宇井伯壽 | 一七 |
| 大乘經典的成立年代 | 演 培 | 三五 |
| 初期大乘經典的成立 | 水谷幸正 | 五三 |
| 大乘結集及其復興 | 淨 眞 | 六七 |
| 大乘的結集與佛說義 | 龍 慧 | 八一 |
| 迦膩色迦王與大乘佛教的興起 | 水谷幸正 | 九五 |
| 大乘佛教之發展 | 許 地 山 | 一一三 |
| 大乘佛教發達的經過 | 楊 白 衣 | 二七九 |
| 龍樹、世親系的大乘佛教 | 木村泰賢 | 三〇五 |

大乘佛教導源

印 順

一、思想之根柢、啓發與完成

大乘者立成佛之大願，行悲智兼濟之行，以成佛爲終極者也。修菩薩行而後成佛，佛弟子無否認者。然以菩薩行爲大乘，抑聲聞行爲小乘，於阿含毗尼外，別有多量之大乘經，則有「大乘非佛說」之諍焉！平心論之，以大乘經爲金口親說，非吾人所敢言，然其思想之確而當理，則無可疑者。夫釋尊修菩薩道而成佛，乃以直趨解脫教人，不令成佛；聲聞弟子之自殺者有之，自請入滅者有之，避世若浼者有之，而佛則遊化人間，老而彌勤，雖波旬請滅亦不許；十力大師，悲智無倫，「佛爲法根，法從佛出」，聲聞弟子，曾未聞有自視齊佛者。師資之道，其有所異乎？佛成道已，經一期之禪思，有「辛勤我所證，顯說爲徒勞」之嘆。受請已，乃起而轉法輪。欲說而若有所難說者，何耶？以釋尊悲智之大化，律聲聞獨善之小行，則時機所限，釋尊本懷未暢，

別有大道之思想，固極自然而極合理也。法華經之三七日思維，爲實道而思方便；華嚴經之初教菩薩，次乃漸化聲聞，要皆有見於此。

大乘思想之啓發，以佛德、菩薩行之闡述爲有力。「見賢思齊」，求達於悲深智極之佛果，大丈夫當如是矣！吠陀有七聖，耆那教有二十三勝者，佛教則立七佛。長阿含中，毗沙門歸敬三寶已，別敬釋尊，則知現在有多佛。以是，豎論之，近則七佛相承，遠則無量佛出；橫論之，則有十方諸佛，「佛佛道同」，而後古佛遺聞，他方佛說，諸佛共集，乃時時而出也。阿含經唯二菩薩，卽釋尊（未成佛以前）與彌勒。然佛果既多，因行之菩薩當不少。卽堅拒大乘之有部，其律典亦說提婆達多，未生怨王授成佛之記；善財童子是賢劫菩薩；舍利子爲衆說法，或發無上菩提心。是知菩薩道思想之確立，固事理所必然，非一二人所能虛造者也。

發大菩提心，行菩薩兼濟之行，阿含經不詳，釋尊未以佛道教弟子，而嘗自述其往行，有所謂本生談者。釋尊於往昔中勤求佛法，慈濟有情，但求事有所濟；卽明知無濟，亦但行自心之所安；無苦而不能忍，雖身命亦可捨，此悲智之大雄力也。爲外道、爲王臣、爲農工商賈、爲鳥獸，事有所益於有情者，無微不至；行殺盜媾妄而足以利人者，則殺之，盜、媾，妄之；此悲智之大善巧也。菩薩行與聲聞行異趣，以本生談最明。本生，卽釋尊本行之傳記，多有取材於印度傳說而淨化之者。其種類至夥，或遺失，或創新，正不必一一爲佛說之舊，然釋尊嘗以之爲菩薩

大行之典則，則無有能否認之者。然則，取法釋尊之本行而行菩薩道，佛弟子孰得而非議之！依本生談所說而思辨之，彌顯佛菩薩之聖德之崇高，此則已於學派思想泛論中言之。本佛陀之聖德，本生談之大行，進窺釋尊之本懷，曾入生死解脫之道；所謂大乘成佛之道，已具體而微，呼之欲出矣！

二、大乘藏結集流布之謎

大乘經數多而量大，以十萬頌爲部者，昔斫句迦國卽有十數。如此浩如煙海之聖典，果佛說而結集者誰乎？大論傳一說：「文殊彌勒等大菩薩，將阿難於鐵圍山結集大乘」。菩薩處胎經說：佛滅七日，迦葉阿難等於娑羅雙樹間，集大乘爲胎化等八藏。眞諦玄奘等傳：王舍集時，別有窟外大衆結集，其中有大乘經。凡此諸說，悉以大乘經爲親從佛說，離四阿含等而獨立，影響彷彿，實無一可徵信者。

聖典初集爲九部經，以經、律別之。則修多羅、祇夜、迦陀爲經（達磨）；本生等爲律（毗奈耶）。本生譬喻之攝於毗奈耶，如大論中說：「摩偷羅國毗尼，舍阿波陀那（譬喻）、本生，有八十部，屬賓國毗尼，除却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涅槃經亦說：「如戒律中所說譬喻，是名阿波陀那。」因緣與律有關，則盡人所知。本事、未曾有、方廣，例此應亦毗奈耶攝也。

迨迦王之世，大眾、分別說系，於四舍外立雜部，次即擴張爲雜藏。蓋以本生等爲主，博采遺聞故事以組成之。雜藏之成立，開三藏外大乘經之始矣。如釋尊一代之化迹（兼本生）。「摩訶僧祇師，名爲大事；薩婆多師名此經爲大莊嚴，迦葉維師名爲佛住因緣；曇無德師名爲釋迦牟尼佛本行；尼沙塞師名爲毗尼藏根本。」化地部（尼沙塞）名爲毗藏根本，足爲源出毗尼之證。今存梵本大事，屬大眾系說出世部，明戒律，有「菩薩十地」之文，與般若經之十地近。大乘經之淵源，不難想見之矣。然大乘，不止釋尊之化迹本行已也；以釋尊之身教言教爲經，經、律之深見要行爲緯，博采異聞，融攝世學，而別爲更張組織之。迥非雜藏之舊，乃離雜藏而別立，成菩薩藏。其經過，可於增一經論見之。經曰：「方等大乘義玄遠，及諸契經爲雜藏。」是大乘猶爲雜藏之一分。論釋則謂「佛在世時，阿闍世王問佛菩薩行事，如來爲說法，佛在世時，已名大士藏。阿難所撰（集）者，即今四藏；合而言之爲五藏」，則菩薩藏已離雜藏而別立矣！法藏部立明呪藏，不見於四分律，此應初卽少有，後更廣集成之。於毗尼（兼經）衍出菩薩藏，雜藏衍出菩薩藏次出明呪，亦僅就其成立而概言之，詳則不可知也。

大乘藏數多而量大，非一人一時也。其初爲纂集，離雜藏而獨立者，時則佛元四世紀以降，時時而出；人則大眾及大陸分別說系之學者爲之。佛典重口授傳誦，卽記錄以後，猶遺風不盡，演變實多。大乘經之自傳說而爲定型（中多演變），經一人、一地、一派、一系之傳誦流布，漸爲

人所熟知，終乃見於典籍，實經悠久之歲月而來。義本佛說，而不可於文句求之；編集自有其人，而古哲不欲以名聞。佛法「依法不依人」，求不違法相，不違釋尊之精神可也，必欲證實其結集者，既不能，亦無當也。

大乘經之傳布人間，古多傳說。漢傳龍樹入龍宮，得華嚴經。藏傳大乘經皆天龍等所守護；如般若經即龍樹於龍宮得之。秘密者傳：龍樹入南天鐵塔，從金剛薩埵面授大日經。以是，或疑大乘經爲龍樹所集出。不知印人薄於史地觀念，於經典之不知所自來者，輒歸諸時衆所崇信之神、哲人。當聲聞教遺聞之集出，多歸於釋尊及門之弟子，如多聞部之大迦旃延，說假部之祀皮衣，法藏部之目犍連，律之優波離等。大乘教法之出，去佛且四世紀，爲人注目則更多。以傳說天、龍等長壽，金剛力士（夜叉）護法，乃於大乘經之傳出，想像爲天龍所守護，龍樹等所傳。入龍宮，開鐵塔，或者擬於敦煌石室遺物之發現，是誤以象喻爲事實也。入龍宮見龍王，開鐵塔見金剛薩埵而傳出，乃象喻觀心悟入法性，而後弘通此法耳。經既不自龍宮、鐵塔來，人亦非龍樹也。即以般若經而論，龍樹之般若釋論，廣引古人之舊說，又以經文缺十八界爲誦者忘失。龍樹所依之經本，顯非初出或自作，但以龍樹起而大乘興，於般若華嚴特多崇重，昔之潛行者，今則離小乘而獨步，後學乃歸諸龍樹耳。

大乘經之流布有先後，此與編集時節、思潮之演變有關，不可不深切思之。大乘經中每自述

其傳布人間之時代，或佛後四百年，或五百年不等，據此可推知出世之年，然印人於佛元傳說無定，故可參考而不可偏執也。又經中嘗引述餘經，如無量義經敍及般若、華嚴，法華經又敍及無量義；大般涅槃經則論及華嚴、般若、法華；楞伽經敍及大雲、涅槃、勝，央掘魔；密嚴經則又敍及華嚴、楞伽。諸如此類，皆可見其次第之迹。

惟華嚴、般若等大部，非一時所出，則又不可不知也。大乘經中每懸記後代之論師，如摩訶摩耶經之馬鳴、龍樹，楞伽經之龍樹，文殊大教主經之龍樹、無著等，皆足以推知該經出世之時節。即印度王、臣、學者之名，亦可資以爲證。其尤爲重要者，則依聖典之判教，得知經典傳布之先後，且能藉以見思想演進之迹。如阿含毗奈耶中，無有以說教之先後而判教理之淺深者。此即初期佛教之聖典，小行大隱，有三乘之名而以聲聞乘爲中心。迨大乘經出，或含小明大，或折小明大，或簡小明大。法既有大乘小乘二者之別，說教亦有先後，如般若、思益之「見第二法輪轉」等。此即中期佛教之經，大小並存，有三乘之名而以菩薩乘爲主。繼此而起者，雖或待小明大，於大中更事分別而爲三教，如法華之初令除蕪，次教理家（指般若經等），後則付業，陀羅尼自在王經、金光明經、千鉢經，並判先說有、欲說空、後說眞常（中）之三教。理趣經舉三藏、般若、陀羅尼。凡此三教，約理而論，初說事有，次明性空，後顯眞常。約被機而論，初則聲聞，次則不廢聲聞而明大乘，後則一切有情成佛之一乘。此即後期佛教之經，判三教，無小不大，以

佛果乘爲中心。此外，復有旁流，如解深密經立有、空、中三教，寄圓成實之眞常於依他有中明之。初爲小，次爲大，後爲三乘。若知大乘導源於大眾分別說系，解深密經乃瑜伽學者所出，淵源說一切有系而進達大乘者，則其事易明。雖孤軍突起，直往無前，而終於助成時代佛教之眞常而已。別有大乘妙智經，初說心境俱有，次明境空心有，後辨心境皆空；此則佛元九世紀，中觀宗復興，起與唯識共諍之迹也。深密與妙智相反，而皆爲後期佛教之一端。能參詳上述四義，旁助於印度之論典，中國之譯經史。判教說，則於教理思想之演進，猶將洞然明白，豈僅大乘經傳布之先後而已！

佛教創始 佛世

初期佛教

事有
無常
小乘

大眾者初分 佛元

分別說者興 一〇〇—

一切有者盛 二〇〇—

發智者病有 四〇〇—

中期佛教

有、性空、大經

本性空者大成 四五〇—

方廣者執空 五五〇—

瑜伽者入大 七〇〇—

中觀者重光 七五〇—

眞常者綜合 八〇〇—

佛教衰滅 一一〇〇—

後期佛教

妙有
眞常
一乘

三、菩薩之偉大

增一阿含經序，以解空寂理，行六度之行爲菩薩乘；可謂要言不煩，直中肯綮。夫悲事非大行不成，解脫非解空不成；智見空，悲入有，如鳥之有兩翼，乃能有所至。菩薩道雖深廣無倫，般若經以三句釋之，罄無不盡。一、「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者：一切智智即無上菩提，即以佛智爲中心而攝一切佛德。學者於生死中創發大心，期圓成此崇高究竟之佛德。虛空可盡，此希聖成佛之大志不移，能發此菩提心者，即名菩提薩埵（菩薩）。薩埵即有情，強毅而不拔，熱誠而奔放，凡人以此趨生死者，今則以此求菩提。此大菩提願，乃成佛之因種也。聲聞志求解脫以出離心爲因，與菩薩異。二、「大悲爲上首」者：悲以拔苦爲義。世間卽苦，知之切者痛之深，人莫不

能離苦，而莫知之也。背解脫，趣生死，吾不濟拔誰濟之？以有情之苦樂爲苦樂，如母之子憂而憂，子樂而樂，故曰「爲衆生病」，「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悲心徹骨髓而莫能自己，唯悲所之。「菩薩但從大悲生」，悲心（情）動而後求佛果（意志），非爲成佛而生大悲也。菩薩憫苦，與聲聞厭苦異。三、「無所得爲方便而行」者：世間卽緣起，緣起無自性；無自性而愚夫執以爲實，故於無生死中成生死，無苦痛中有苦痛。陷身網罟，觸處荆棘，自苦不能離，他苦不能拔也。達一切法之本空，無我無我所，外不拘於物，內不蔽於我，以無所得爲方便，乃能忘我以爲衆，行六度大行，以成就有情，嚴淨國土也。聲聞道以無常爲門：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厭心切者，無我智生而離欲。於禪思中，達空寂理，得現法樂；視世間如怨毒，雖苦海之陷溺方深，曾不能起其同情之感，惟直入於無餘。菩薩道從性空門入，解一切法無自性，如幻如化；無常如幻，苦亦如幻。卽如幻生死而寂滅，固大佳，其如苦海之同情，淪溺而未脫苦何？厭心薄而空見生，乃能動無緣之悲，發菩提之願。菩薩得空之巧用，乃能行六度之行。成就有情，則令於佛法厚植善根，生正見，成正行。嚴淨國土，則以三心行六度，攝一切同願同行之有情，共化世間爲淨土。成就世間善根者，和樂善生，得現生未來之樂。成就解脫善根者，卽事和而證一滅。此中期大乘者之說，後期眞常論者則不然。體悟離戲論之心性，達眞常本爾爲菩薩之本因，曰「菩提心爲因」。悟自他不二，起同體之悲，曰「大悲爲根本」。大用無方，應機巧化，無事而非方便，

而方便無不至究竟，曰「方便爲究竟」。若以中期大乘而姑爲融攝之，則以聖者之方便道，擬彼凡庸也。

卽上諸端，菩薩心行之特色可見。然中道難能，賢者過之而愚者不及。立志於圓成佛果，人莫不有成佛之可能。然佛德彌高，彌感成佛之不易；佛德難思，幸佛力之無所不能，於是以成佛之大願·願佛之助我以成佛，狷者失之怯。或我願成佛，我能成佛，我心能成佛，達於我心卽是佛，狂者失之慢。或我卽是佛，願佛予我以助力，而我身實現成佛，極左者右，極右者左，交流雜錯者失之誕。菩薩本悲心以行悲事，當矣！然不解無性緣起之離愛染，乃濫世俗之仁愛爲慈悲，善行拘於人間，非卽人成佛之道也。或不解無性緣起之秩然有次，褊急而求躋等，乃精勤禪定，求神通。不解無性緣起之和樂善生，有悲心而無方便，不能卽此時此土以成熟有情，嚴淨國土，而唯能責之於未來、他方。以無所得爲方便者，或有住性空之解，謂六度已行，縱染惡之狂行，謂方便解脫，則又比比然也。欲求大乘眞精神者，捨中期大乘而誰歟！